

進契丹國志表



臣隆禮上言伏惟契丹立國強盛逾三十年秘苑脩書鑒誠
垂億千載不量愚瞽冒瀆淵聰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天挺英奇神資睿聖縱觀前史紆覽宏圖印五帝三
王之心有意建極陋三國六朝之事奚取亂華然道判污隆
載存媿惡中朝不競漢北方勇于爭衡五闕紛拏瓊廬遂安
于徙宅載觀大遼之紀號其誰小朝以自居八際洪流頓起
興亡之慨九州重霧忍無夷夏之嗟其契丹國自阿保機初
興迄於天祚之亡立統成家凡二百餘載臣奉勅命謹採遺
聞刪繁剔冗轉為契丹國志以進淺短自慚筆削莫措尊王

而黜霸度幾有補於將來外陰而內陽益宜永鑒于既往所
有契丹國志隨表繕進以聞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昧
死謹言

淳熙七年三月

日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

契丹國初興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所不載遠夷艸昧復無書可考其年代
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七里沒里復名陶猥
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
謂土河是也曰裊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
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
為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
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
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徂皆利部
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寔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

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立遺像始祖及子于木葉山後

人祭之必殺白馬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迺呵

此主持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圍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

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髑髏因國人竊視之

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喝呵戴猪頭披猪皮居穹廬中有事

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

所如復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

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國之能名餘無足

稱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固測所終當其隱

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為之主也孰為之副貳也荒唐誕怪訛

以傳訛遂為口寔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自是厥後牛馬死損

詞訟日龐復遭風雨霜雪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後復稍整兵

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為主後併七部而

滅之契丹始大原其立國興自阿保機至德光而寢張遭五季

之喪天未厭亂石郎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扈貪殘

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蕕共干戈之深

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遺舍容覆護百

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誘其衷草心慕義貪婪歲幣願惜

盟好銷鋒寢柝號稱無事南北民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歿茲非

以道懷遠之明效歟嗚呼宋列聖之兼愛其德可謂至哉若渣

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真生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解何其弱也且佳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極盛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撫舊聞哀其本末雖未能攷其真而訂其同要之大略不甚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士遊今洄古可以鑒矣

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

諱億番名阿保機

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

契丹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

唐明宗天

秋七月崩

在位十一年

太宗嗣聖皇帝

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

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

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造丁未會同十一年

北漢高祖夏四

月崩在位二十二年

世宗天授皇帝

諱阮番名兀欲太子孫東丹王寔欲之子

丁未歲即位戊申改元天

祿北漢隱帝

辛亥天祿四年

後周太祖廣順元

秋九月為燕

王述軋等弒于新州火神淀在位五年

穆宗天順皇帝諱璟番名述辛亥歲即位改元應曆至戊辰應

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九月為庖人弒於黑山下在位十八

年

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之子戊辰歲即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

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

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癸未歲即位改元統和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

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

年

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辛未歲即位壬申改元景福

宋仁宗明道元年癸酉改元重熙至乙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

八月崩在位二十五年

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乙未歲即位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

雍丙午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

昌六年宋哲宗祥符三年崩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之子辛巳歲即位改元乾統宗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年辛卯改元天慶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辛丑改

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舉兵攻

遼天祚逃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為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

城居之踰年乙巳而卒遼國遂亡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冊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
首末二百十五年實二百單九年

契丹國志目錄

一卷

太祖大聖皇帝

二卷

太宗嗣聖皇帝上

三卷

太宗嗣聖皇帝下

四卷

世宗天授皇帝

五卷

東丹王 恭順皇帝 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魯王宗正 晉王宗懿 燕王洪道 梁王信寧

十五卷 外戚傳 劉珂 蕭守興

述律魯述 蕭延思 蕭奧只

蕭孝穆 蕭奧只

十六卷 列傳

韓延徽 張礪 趙延壽

十七卷 列傳

蕭翰 麻答 耶律郎五

十八卷 列傳

盧文進 耶律隆運 劉六符

十九卷 列傳

馬保忠 張琳 蕭奉先 耶律余都

除授番將職名 除授漢官職名

二十卷 表誓書

晉出帝降表 晉李后降表 宋真宗誓書

契丹聖宗誓書 契丹致宋書 宋回契丹書

契丹回宋誓書 契丹求地界書 宋回契丹書

二十一卷 南北朝饋送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

外國進貢禮物

新羅國貢進物件

橫進物件

契丹回賜物件

契丹賜奉使物件

西夏國貢進物件

諸小國貢進禮物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二十二卷

州縣載記

控制諸國

四至地里

四京本末

二十三卷

族姓原始

國土風俗

併合部落

兵馬制度

建官制度

宮室制度

衣服制度

漁獵時候

試士制科

二十四卷

王沂公行程錄

富鄭公行程錄

余尚書北語詩

刁奉使北語詩

二十五卷

張舜民使北記

胡嶠陷北記

二十六卷

諸蕃國雜記

奚國

古肅慎國

室韋國

新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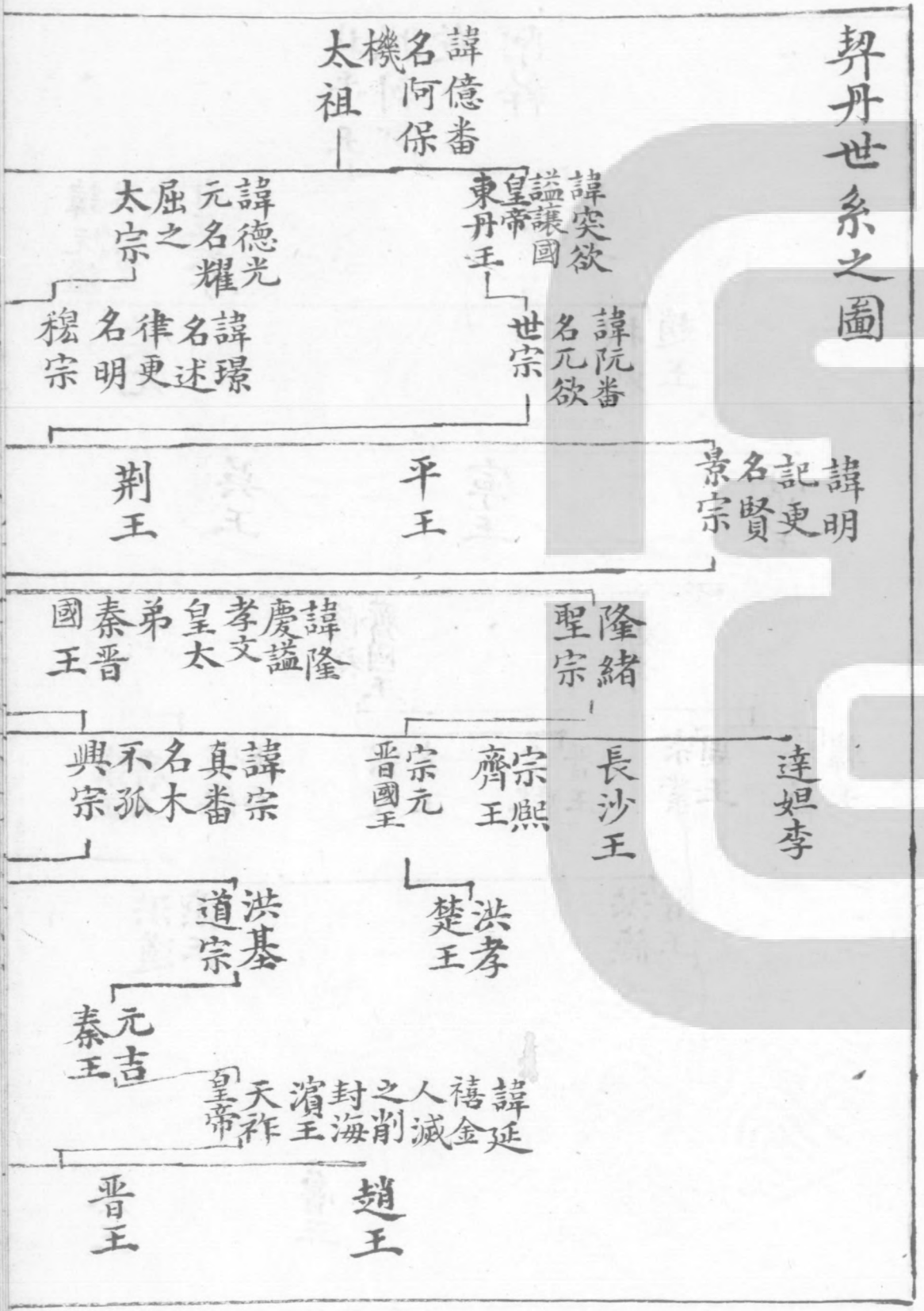
高昌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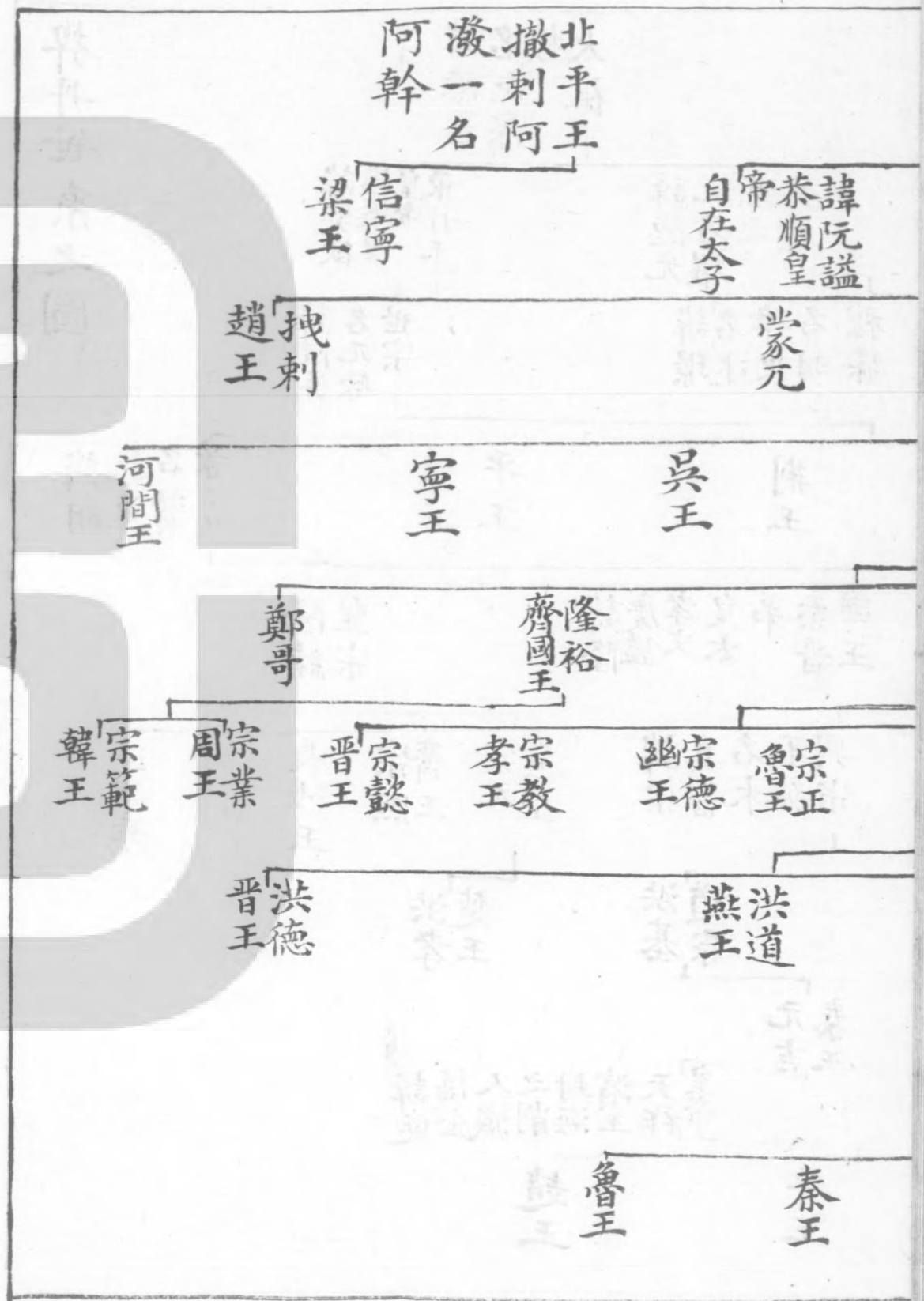
女真國 黃頭女真 嗚執者國 渤海國

二十七卷

歲時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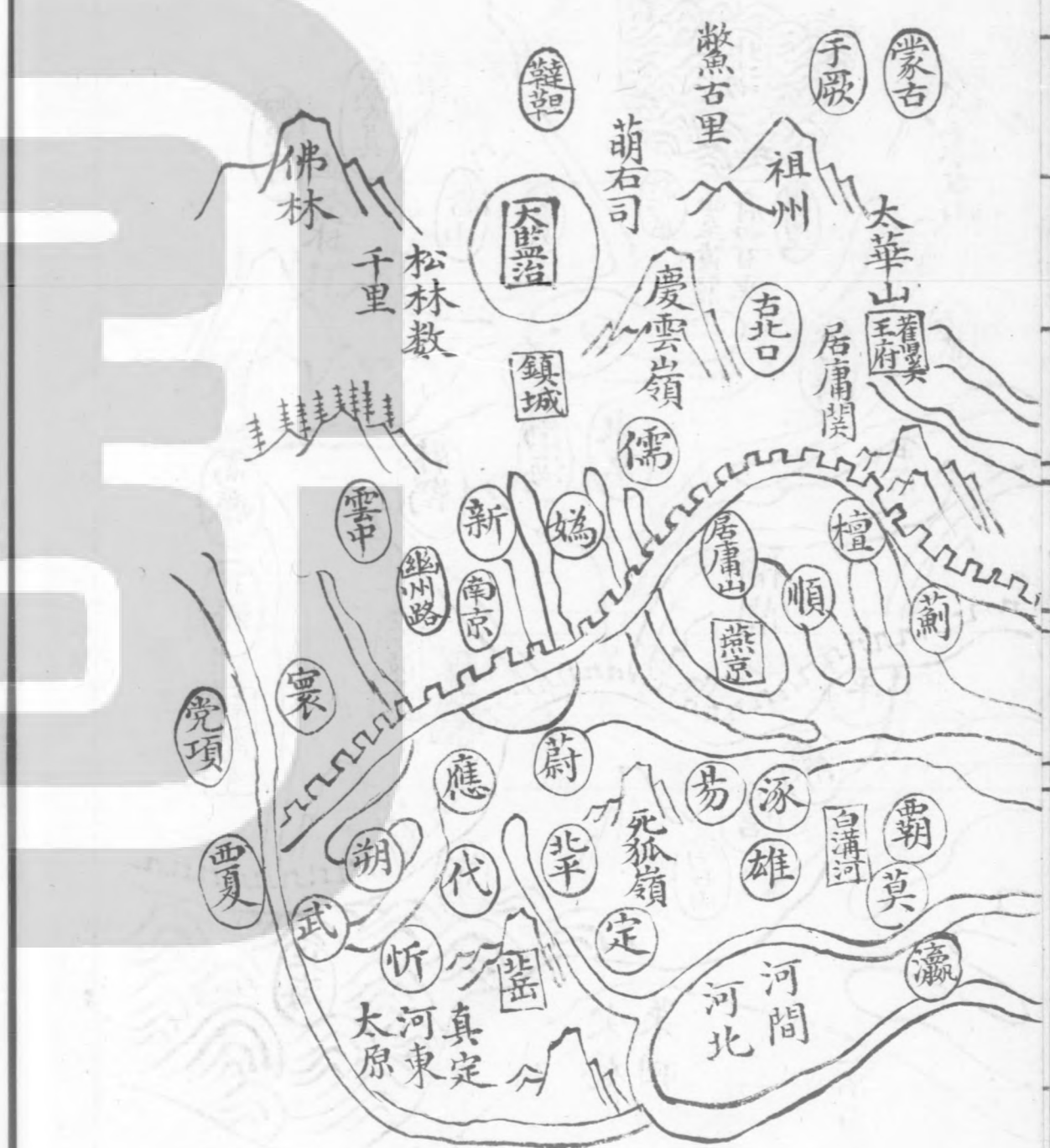
契丹世系之圖







全東至榆關九百餘里
 西至雲中七百里
 南至雄州二百四十里
 北至古北口三百里



契丹國志卷之一

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諱億番名阿保機乃幹里小子也父幹里為夷離中猶中
 國刺史帝生而拓落多智與眾不羣及壯雄健勇武有膽畧好
 騎射鐵厚三寸射而洞之所寢至夜常有光左右莫不驚怪部
 落憚其雄勇莫不畏而服之 先是契丹部落分而為八以攻
 相代 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
 原多故時入侵邊及阿保機稱王崩謚太祖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
 室韋咸服屬之太祖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于境上求如約
 太祖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



古漢城與漢人守之自為一部七部許之其後太祖擊滅七部
復併為一又北伐室韋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使
契丹監其國東邊諸夷皆畏服之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
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梁遣太府少卿高頊軍將郎公遠報太
祖常入攻雲州衆共三十萬晉王李存勗唐太祖李克用長子與之連和
而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為歡約以今冬共擊
梁留旬日而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太祖留馬三十匹雜畜萬
計以酬之太祖既歸國更通好于梁

神冊元年

梁均王貞明二年

是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

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冊國號曰契丹

初唐末藩鎮驕橫互相

併吞隣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強大又得燕人韓
延徽有智略頗知兵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教
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耦墾菽荒
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契丹威服諸國于延徽有
力焉頃之延徽逃奔于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
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待之益厚至是以為
相累官遷中書

神冊二年

梁貞明三年

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節度使李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邊

人嗟怨為小枝宮彥璋謀殺其裨將盧文進帥其眾奔契丹
三月盧文進分契丹兵馬攻晉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
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守之晉王使周德威令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太祖率三十萬眾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太祖
乘勢進圍幽州揚言有眾百萬毡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
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
山以臨城城中鎔鐵汁以灑之日死千計而攻城不止周德威
遣使告急於晉王 夏四月晉王命李嗣源李存審闔寶來援
德威 契丹圍幽州二百日城中圍困李嗣源等步兵七萬會
于易州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太

祖遇太祖行山上晉師行澗下每至谷口太祖以萬騎遮其前
晉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
我邊疆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類因躍馬奮槌
三入陣中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太祖兵却晉師始得出李存
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太祖騎環寨而過寨
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太祖兵列
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後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漲
天鼓譟合戰乃趨後陣起乘之太祖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歸
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師入于幽州太祖以盧文進為盧
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敝

先是幽州七百里有榆關下有榆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中國常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早獲清野以待契丹兵至則堅壁不戰俟其去則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不能輕入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始芻牧於營平之間盧文進來歸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

神冊三年 梁貞明四年

太祖弟撤刺阿潑號北平王謀亂事覺太祖數之曰汝為吾手足而生此心吾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暮年而釋之撤刺

阿潑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御史

神冊四年 梁貞明五年

神冊五年 梁貞明六年

天贊元年 神冊六年改元時
梁均王龍德改元

夏六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晉王圍鎮州討張文禮時義武節

度使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為唇齒恐鎮亡而定孤乃潛遣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乃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速往則皆為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太祖然之悉衆而南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

天下莫敵設有危敗悔之何及太祖不聽遂長駟而南圍涿州
旬日拔之擒刺史李汝弼進攻定州王處直之子王郁告急于
晉王

天贊二年 梁龍德二年

春正月晉王親率鐵騎五千來攻先進新城北半出桑林太祖
見之稍却晉王之軍來獲太祖之子契丹兵遂退保望都晉王
至定州王郁近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之子繼岌晉王趨望都
過奚酋秃餒契丹將名五千騎為其所用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
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王始得出因縱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
至易州會大雪弥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續太祖乃歸晉王

引兵躡之隨其所至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
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契丹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
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如出境即還晉騎恃
勇追擊之悉為擒太祖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天贊三年

梁龍德三年唐莊宗
李存勗同光元年

夏四月己巳晉王李存勗稱皇帝於魏州牙城之南國號大唐
是為莊宗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
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冬十月朔
日食 彗星現出輿鬼長丈餘 是月梁主均王自殺死契丹
日益強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服屬

唯渤海未服太祖謀南征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
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平營等州以擾燕地師攻渤海
無功而退

天贊四年後唐同光二年

春正月契丹攻幽州冬十二月攻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天贊五年後唐同光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

天贊六年後唐同光四年四月
明宗立改元天成

夏四月唐莊宗如汜水嚴辨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叛帥
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逃莊宗為流

矢所中而崩年四十三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是

曰李嗣源自罌子谷而入洛陽拾莊宗骨於灰燼而葬之河南

新縣百官勸請李嗣源監國嗣源乃太祖李繼而即位是為
克用之養子也明宗

秋七月唐遣姚坤如契丹告哀太祖聞之慟哭曰我朝定兒也

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吾方欲掄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

已又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坤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

故自主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

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毋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

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太祖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

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卹軍民宜其及此吾自聞之舉

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倣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
曰我與今天子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
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專也太祖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
恐難得鎮定幽州亦得也給紙劄筆趨為狀坤曰不可欲殺之
用韓延徽之諫乃復囚之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
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人皇王一曰東丹王以其次子德光元名耀屈
之守西樓自隨號元帥太子先是渤海國王大諲譔本與契
丹為唇齒國太祖初興并吞七部繼而用師并吞奚國大諲譔
深憚之陰與新羅諸國結援太祖知之集議未決後因遊獵弥
旬不止有黃龍在其擅帳之上連發三矢殪之龍墜其前後太

子德光于其地建為黃龍府即其地也太祖曰吾欲伐渤海國
衆計未定而龍見吾前吾能殺之是滅渤海之勝地也遂平其
國擄其王

紀異錄曰阿保機居西樓擅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
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相去
已千五百里纜長數尺其後女真滅遼尚藏其骸於內庫金
首悟室之子源常見之尾鬣肢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
所畫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正文謂射黃龍此
謂射黑龍色黃黑雖不可知而符兆所見抑何彰彰若是歟
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

曰天雄寺

今寺內有契丹太祖遺像

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

置樓謂之東樓大部落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後立唐州今

廢為村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今上京是其城與宮殿之

正門皆向東闕之四季遊獵往來四樓之間是月太祖崩于

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寤居汝不可不倣我又

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后曰果

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葬太祖于木

葉山置州墳側名曰祖州今有廟其靴尚在長二三尺許謚曰

大聖皇帝廟號太祖述律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

語于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

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故不行對曰親近莫
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嗣子幼
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其一腕令置墓中溫亦得免是
月述律后中子德光立

論曰太祖之興本自東胡然人外而獸內窺豐中原未有若
太祖之甚者也唐末諸藩霧暗五嶽蒙塵赤縣成墟紫宸遷
宅太祖奮自荒陬馳馭中夏張幽燕而胡塵吞八部以高嘯
勢亦盛矣豈天未戢亂而淫名越號亦可帖服人心歟不然
何以若斯之也五胡雲擾聖鼎終移拓拔鯨吞南宇分割
雖曰人事亦有運數存焉

契丹國志卷之二

太宗嗣聖皇帝上

太宗諱德光太祖第二子也母曰述律氏帝誕于大部落東一千里之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美姿貌雄傑有大志精於騎射平奚渤海二國太祖愛之立為元帥太宗常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蓋其上左右異之述律后尤所鍾愛太祖崩于夫餘城后欲立之至西樓命帝與突欲太祖長子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帝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為天皇王稱帝即位明年改元天顯突欲慍欲奔于唐

后乃遣歸東丹帝立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女為帝后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常侍于母前應對或不能稱旨母揚眉視帝輒懼而趨避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唐告哀使姚坤歸國復命遣阿思沒骨餒往唐告哀時唐明宗之初年也

天贊六年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

秋九月帝即位猶稱天贊六年 冬十月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守平州唐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而文進所部華人都皆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天顯元年 後唐天成二年

春正月唐主李嗣源更名亶

秋八月朔日食 契丹遣使如

唐脩好

天顯二年 後唐天成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郁在顯州謀反詔

招討使王晏球等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王郁以重賂求救于奚酋禿餒將名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

晏球退保曲陽王郁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 契丹亦發兵救定州王郁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枝誓以報國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兵死者過半餘

衆奔走王郁與禿餒將數騎僅免契丹退師又為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殆無子遺秋七月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救定州為王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計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梃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為之氣沮更不犯塞八月契丹遣使如唐

天顯三年

後唐天成四年

春二月唐將王晏球克定州王郁禿餒欲突走被圍不能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王郁舉族自焚擒禿餒送至大梁斬之

天顯四年

後唐明宗改元長興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失職怨望帥其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賜姓東丹名慕華明年改賜姓李名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天顯五年

後唐長興二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

天顯六年

後唐長興三年

春三月契丹遣使如唐請歸擒去骨舍利前刺與惕隱唐乃遣骨舍利與契丹使者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攻雲州及振武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敬瑭娶明宗女永寧公主為河東節度使蔚

州刺史張彥超與敬瑭有隙聞其節度使遂叛降契丹
天顯七年後唐長興四年

冬十一月唐主明宗崩年六十七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極以來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
蚤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之五代粗為
小康

胡文定公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少求于漢唐之間蓋
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發內
藏庫賞吏治賍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
祝天之言發于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由是觀之天人交

感之理不可誣矣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是為愍帝

葬明宗於河南洛陽縣

天顯八年

後唐愍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潞王從珂立改清泰元年

春正月唐潞王從珂叛至長安唐遣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

之潞王所至唐諸將及康義誠等皆降愍帝憂駭不知所為領
五十騎自隨出奔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問以大計敬瑭聞
康義誠等叛降俯首長歎命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盡殺愍
帝從兵獨置愍帝于驛遂趨洛陽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
陽至蔣橋馮道率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入謁
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率百官班

見拜潞王答拜道等上牋勸進潞王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
皇帝歸國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明日太后下令廢愍帝為鄂
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命潞王即位于柩前遣王弘
贄遷愍帝于衛州解內隨遣弘贄之子王巒往酖之愍帝不飲
巒縊殺之帝之在衛州唯磁州刺史宗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
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歿

胡文定公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
不及宗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
之子也愍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楨榦非
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

焉是以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唐葬鄂王於徽陵城南徽陵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天顯九年

後唐清泰二年

夏六月契丹屢攻北邊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賜
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
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殉潞王聞益疑之

天顯十年

後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下節度使敬瑭拒命謀叛唐發兵討
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敬瑭令掌書記桑維翰草
表稱臣于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

鴈門關以北諸州為獻表至契丹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帝將兵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于汾北之厠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戰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將兵助之唐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逐之至汾西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數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

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駟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所以勝也敬瑭嘆服引兵會圍晉安塞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犬吠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匹四千頭無所之遣使告敗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潞王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為東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墮地

胡文定公曰龍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唐之君臣不能
用豈天固亡之先禡其魄乎

冬十月唐詔大括天下將吏 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
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二千人
民間大擾 十一月契丹帝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
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
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策書命敬瑭為大聖皇帝
是為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薊瀛莫涿檀順武雲應寰朔
蔚十二州以獻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疋制改長興七年為
天福元年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

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唐國長公主為皇后

胡文定公曰石敬瑭之罪在不助愍帝苟以愍帝失國則當
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
義起名寔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于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
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于無窮故以功利
謀國而不本于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也

契丹圍晉安數月糧竭馬死援兵不至唐將楊光遠安審琦勸
招討使張敬達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
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早晚至且當待之若力盡勢窮

諸公斬我出降未晚也後諸將畢集光遠殺敬達以其首率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將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契丹帝與晉高祖將引兵而南高祖以齊王重貴乃高祖兄敬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先鋒與降卒皆進與唐兵戰唐兵大潰死者萬計晉高祖將發潞州契丹帝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兵南下我令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執手泣別解白狐裘以衣晉高祖并贈良馬二千匹戰馬一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桑維翰趙瑩皆創業功

臣無大故勿相棄也

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帝親送至潞州

唐樞密使趙德鈞及子延壽

延壽娶明宗女

出降先是德鈞陰遣人聘

契丹求以為帝帝乃指穹廬前巨石謂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帝至潞州鑠德鈞父子而去述律太后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耶德鈞慚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為獻后問何在曰幽州后笑曰幽州屬我也何獻之為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紀異錄曰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輳甚盛忽自天而下穿白衣佩金帶執鐺錄有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

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相助尔須去來決旬唐石敬瑭反于河東為唐將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勅使也率兵十萬直抵太原唐師 劔立石敬瑭為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相驚告其母曰此向來夢中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曰立祠于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于癸卯年黑兔入懷此其兆也中原喪亂視淵勒過之豈陰山之北天亦固兆冥符

而啟嘉瑞歟

唐王潞王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東丹王李贊華晉高祖至洛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潞王議復向河陽將校已飛狀迎晉高祖高祖慮潞王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渑池潞王與曹太后劉皇后并子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潞王自焚死年五十一劉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乃止重美與后俱死是日晚晉高祖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高祖命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帝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故犯令 十二月晉追廢

潞王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會同元年晋天福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是年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百官皆效中國
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後封燕王遼帝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公主以歸 二月遼帝歸北過雲州
節度使沙彥珣迎降遼帝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事夷狄乎眾推巒嶺州事閉城不受命攻之不克應州郭重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 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遼帝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遼帝頗通事高唐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

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復得耶答唐英而謝之礪甚忠直
遇事輒言無隱遼帝甚重之 三月晋得潞王膺及髀骨詔以

王禮葬于徽陵南

即明宗陵寢處

夏四月晋遷都汴州

五月吳徐

誥欲邀遼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脩好遼帝亦遣使報之 秋七月吳徐誥稱帝國號南唐復姓名李昇 遼以幽州南京大都為上京渤海夫餘城為東京

會同二年

晋天福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秋七月晋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晋上尊號於遼帝及太后以同平章事馮道左僕射劉煦為冊禮使遼帝大悅晋帝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帝

為父皇帝每遣使至即于別殿拜受詔勅每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帝屢止晉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冬十月遼遣使奉寶冊加晉高祖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會同三年 晉天福四年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晉以故唐明宗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以奉唐

會同四年 晉天福五年

初晉割鴈門之北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於遼若其貪虐思歸

中國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 春正月吐谷渾使其部落千餘帳奔晉遼帝大怒遣使讓晉晉高祖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會同五年 晉天福六年

夏六月晉安重榮恥臣事遼見其使者至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遼以讓晉晉高祖為之遜謝後重榮執遼使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國名等亦納遼告牒言為遼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

晉共擊遼高祖不許

會同六年 晉天福七年

夏六月遼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讓之晉高祖憂悒成疾一旦
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
欲馮道輔立之是月高祖崩年五十一馮道與侍衛馬步都虞
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睿為嗣是日
即位是為出帝

胡文定公曰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盡明言之乃含
糊不對死肉未寒而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

晉高祖崩大臣議奉表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
臣時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遼戰于時悔無益
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之間晉出帝卒後延廣議遼帝大怒遣

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伐

晉帝中國屢說遼帝擊晉遼帝頗然之

會同七年

晉天福八年

春二月晉聞遼將入攻遂還東京然問遺往來無虛日

胡文定公曰即事而論景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
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
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志君德荒
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忘其
身及其君嗟夫使景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
守前約而內脩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

是月南唐王昇殂齊王璟立夏四月朔日食秋九月先是
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回國使往來販易于
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
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曰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尔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
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
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乃曰公所
言頗多恐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令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遼遼帝大怒其入攻之志始決晉使如遼皆繫之桑維翰

屢請遜辭謝遼每為延廣所沮晉帝以延廣有定策功又摠宿
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遠
來攻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至十萬餘軍以備冬十二月晉
平盧龍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密告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
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遠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
曰得之當立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晉帝頗聞其謀遣使徵近
道兵以備之

會同八年 晉出帝開運元年

春正月遼用趙延壽延照為前鋒將兵攻逼晉貝州水陸要衝
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克悖節度使王令溫

黜之珂怨望密遣人遺言貝州易取會令温入朝命執州吳巒
權知州事遼帝親入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
兵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遂陷貝州所殺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
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晉帝遣使賫書遺遼帝
時遼帝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晉帝至澶州遼帝屯元城別將
攻太原晉詔劉知遠杜重威馬全節張彥澤等將兵拒之于藜
陽復遣譯者孟忠致書于遼帝求脩舊好遼帝復言曰已成之
勢不可改也會遼偉王在秀容失利遼帝兵自鴉口歸博州刺
史周儒叛降 二月周儒引麻荅太宗從弟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
岸攻渾州北津晉帝自將兵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遼師敗

績 三月遼帝偽棄元城伏精騎于古頓邱城以俟晉軍與恒
定之兵合而來擊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人馬飢瘦
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
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十餘萬陣
于澶州北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相勝負遼帝以精兵
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陣待之遼帝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
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掠陣晉軍
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帝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
各引去遼帝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時
遼帝帳中有小校亡去云遼帝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

有詐閉壁不敢追遼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夏四月晉因遼國入侵國用愈竭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索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率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曰緣為姦先是楊光遠叛命兗州脩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亦以治樓堞為名索民財以實私藏民力大困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于青州遼殺之不克秋九月朔日食遼師攻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戰于七里遼師敗績冬十二月晉師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飢死者大半遼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乃斬勸其父反者判官邱濤送其首于守

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閏月晉以楊光遠罪大而歸命難以顯誅命守貞便宜行事守

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其子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胡文定公曰光遠不肯臣事于遼是也既而舉兵與遼合則其情寔反矣承勳以義迫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死而已乃受賞于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禍及故為劫降之計歟

是月遼復大舉攻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

契丹國志卷之三

太宗嗣聖皇帝下

會同九年 晉開運二年

春正月遼師過邢洛磁三州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遼帝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
薪于木而焚之 時晉出帝病不能征遣張從恩馬全節安審
琦皇甫遇悉兵陳于相州安陽河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
容彥超將數十騎前覘至鄴都遇遼師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
榆林店遼師大至二將死戰自午至未百餘合傷殺甚衆日暮
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即引騎兵出遼師自相驚曰晉

軍悉至矣遂引兵退時遼帝在邯鄲聞之即時北去 二月遼
發羸兵馱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兵
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兵擊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
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忍帥犬羊以
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
家死耳終不做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三月遼師過軍南
下晉都排陣使符彥卿等來擊遼師敗走 夏四月晉杜重威
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降之取蒲城獲遼二十人取遂城
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帝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八
萬餘騎南向計來夕當至重威等懼遂至陽城遼師大至晉師

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師踰白溝而去晉師結陣而南胡騎四合
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渴至白團邨埋鹿角為行寨遼師
圍之數重騎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營中人馬俱
渴掘井輒崩至曙風甚遼帝坐奚車中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
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兵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諸將憤
怒皆願出一戰符彥卿等引精騎出西門諸將繼至遼師卻數
百步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騎橫擊之遼師號呼聲震
天地大敗而走勢如山崩至幽州散兵稍集遼帝以軍失利杖
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帝亦還大梁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連歲入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肝腦塗地財畜死乏國人厭

苦之述律太后謂帝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為漢帝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所不及又謂羣下曰漢兒何得一眇眦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之和 晉桑維翰屢勸出帝復請和以紓國患遣供奉官張徽奉表稱臣請遼謝過帝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来仍割鎮定兩道餘我則可和出帝以遼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帝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會同十年

晉開運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

六月

遼攻定州晉遣李守貞為都部署將禦之

秋八月朔日食

晉張彥澤敗遼師于定州北

冬十月晉遣杜重威李守貞將

兵攻遼

十一月晉帥杜重威李守貞會兵至瀛州城門洞啓

窳若無人重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重威

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重威等遂引兵而南 十

二月遼師大舉入攻趨恒州杜重威等聞之將自貝莢而南張

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遼兵可破之狀重威等乃復趨恒

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兵夾溥沱河而軍遼恐晉軍渡河與恒

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持久計遂不去

磁州刺史

李穀說杜重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接若

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逃遁必矣諸將皆以為然獨杜重威以為不可遣李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之悉為所掠有逃歸者皆稱遼師之盛又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而走軍吏在道遇之皆棄車驚馬潰李穀密奏出帝具言遼兵危急之勢請幸青州及登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重威亦奏請益兵晉詔悉發兵守宮禁者數百人赴之重威又遣使告急還為遼兵所獲自是出帝與軍前敵問兩不相通開封府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出帝

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胡文定公曰桑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為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況為之下乎

晉出帝欲自將北征以李彥韜諫而止 晉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 杜重威與李守貞宋彥筠等謀降重威潛遣腹心詣遼邀求重賞遼詔許以中國與之為帝重威喜遂定降計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乃命軍士出陳于外軍士皆踴躍決為一戰

及告以出降令其釋甲軍士大哭殺振原野 遼帝遣趙延壽
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杜重威其寔皆戲之耳
重威引遼帝至恒州^城上順國節度使王周降 遼帝引兵南向
自易定趨恒州重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
梁以通事傅佳兒為都監 杜重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
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
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

胡文定公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皇甫遇等
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
遇行至平棘扼吭而死歐陽公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

殺杜重威於席上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
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
貴哉遇一人尔如晉史則鄙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
不慎歟

是月張彥澤倍道疾馳夜渡白馬津晉出帝召馮玉李崧李彥
韜入禁計事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
入城中大擾出帝于宮中起火自携劔駢後宮十餘人將赴火
為嬖臣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遼帝與太后書慰撫
之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

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晉室皇太后李氏妾傳佳
兒入宣遠帝遣解里命出帝脫黃袍衣素服再受宣曰孫無憂
管取一啣飯處又詰以所獻傳國寶非真出帝奏唐潞王從珂
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先帝所為群臣備知乃止有司欲
使啣璧牽羊大臣輿視迎于郊外遠帝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
受降也不許又詔進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
出帝使人召彥澤彥澤笑而不答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或勸維
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出帝命召
之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
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

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 彥澤倨坐見維翰翰切責之曰去年
拔公于罪人之中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
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三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有
功于遠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迫遣出帝于開封
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出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
餘人皆步從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
之彥澤悉輦以歸私第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出帝
內外不通所上遼帝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上 遣使取內庫
帛主者不與曰非帝之物也求酒于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
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欲見李彥韜彥

韜亦不往出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
經死 遼帝初渡河出帝欲郊迎彥韜不聽遣白遼帝報曰天
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耶乃止 晉皇子延煦母楚
國夫人丁氏有美色彥澤使人劫取之 彥澤殺桑維翰以帶
加頭白帝云其自經帝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降帝
以陽城之敗責之彥卿曰臣當時唯知為晉王竭力今日死生
惟命帝笑而釋之 帝又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于
封邱帝責之曰致兩王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
喬榮使相辨證榮出衣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
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本國宿陳槁夜分扼

吭而死

會同十一年

晉開運四年是歲晉亡二月劉知遠立
六月改號漢稱天福十二年為漢高祖

春正月朔晉文武百官遙辭帝於都城北素服紗帽迎降俯伏

路側請罪帝命起改服撫諭之出帝太后迎于封邱門外帝辭
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
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常于此飯僧數萬今
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出帝陰祈守
者乃稍得食 遼帝初入門民皆驚走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
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晉宮中嬪妃迎謁皆不顧日暮復出

屯于赤崗執楊承勳責其劫父楊光遠叛鬻而食之 先是張彥澤與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其牀父及弟而去後帝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而鎖之高勳與百姓亦爭投牒疏其惡乃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笞隨詬罵以杖朴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命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鬻其肉而食之

胡文定公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公曰本末不順而與夸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遼帝初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磔犬于門以竿懸羊皮于庭為

厭勝法謂晉羣臣曰自今不脩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百官皆如舊制以李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侯及分遣使詔賜晉之藩鎮大臣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遼帝悉收晉降卒鎧仗貯恒州庫駟馬歸北國以胡騎擁降卒而納之河流趙延壽勸分以成邊由是得免散遣還營 遼降出帝為光祿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遼帝使人謂晉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

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鑾司三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所過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相見皆涕泣而去舊臣亦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傾貲以獻晉帝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于汝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道帝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帝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

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晉北面行營都統劉知遠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遼帝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南唐主遣使賀遼帝滅晉且請詣長安脩復諸陵遼帝不從二月朔遼帝冠通天冠穿絳紗袍執大圭視朝華人皆法服北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百官朝賀帝問百官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於是下制以晉國稱大遼大赦天下燕王趙延壽以遼帝負約心常怏怏乞為皇太子遼帝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於皮肉可為燕王用

者吾亦割愛也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燕王豈得為之
因令延壽遷官張礪奏擬為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帝塗去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
稱帝于晉陽自言未忍改晉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
諸道為遠國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侯至
壽陽聞已經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侯自幽州十餘里
過平州沿邊無供給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
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衛兵迫拜太祖畫像不勝屈辱而呼曰薛
超誤我不令我死馮后求毒藥欲與晉侯俱自死不果又行五
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遠水

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遠帝聞
劉知遠即位遣耿榮美守潞澤高唐英守相州崔延勳守河陽
以控扼要害 淦陽賊帥梁暉夜遣壯士踰相州城啓門
納衆殺遠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
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圍郎五于牙城帝
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帝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述律
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菜賜遣帝賀平晉國遠帝與群臣
宴于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月
朔遠帝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胡文定公曰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

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于滑
夏流及五代其傳更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
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
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
害也

遼帝謂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
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乃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妹
復為帝后始以蕭為姓自是遼之后族皆稱蕭氏 遼帝設大
梁晉之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
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

此令人悒悒今將歸死無恨矣 夏四月遼帝攻相州克之悉
殺城中男子驅其嬪人而北留高唐英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
而髑髏十餘萬 遼帝自大梁北歸行至藥城得疾崩于殺狐
林國人剖其腹實以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喪車至
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明年八月葬
于木葉山 遼帝在位凡二十餘年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紀異錄云遼帝太宗在藥城病時上京西八十里山有獵人
見太宗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獵人驚曰
國主南征未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矢國主所在不
決旬而凶問至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南征所

帶之箭失其一矣國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今其陵之側創置懷州是也茫茫中原紅塵暗之殺狐讖應白狐崇之斯豈天道好還而運數亦為冥合歟論曰太祖之興燎灰灼原矣太宗繼之承祖父遺基擅遐州英氣遂登大寶誕受鴻名然石即之消息乃中原之大禍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石晉輕以畀之則關內之地彼扼其吭是猶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難矣乃遂控弦鳴鏑徑入中原斬馘華人肆其窮黷巷京洛而無敵空四海以成墟謀夫隳將卒莫敢睨而神州分裂強諸侯代起為帝亦莫之究矣

契丹國志卷之四

世宗天授皇帝

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駕於後求父遺骸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藥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負許代中國之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帝以引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為主登鼓角樓受拜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帝恨之鎮州諸門管鑰與倉庫出納皆帝親掌之或說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頗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

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崧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 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咲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餘話燕王安得擅立耶一日帝至待賢館受番漢官謁賀謂張礪等曰燕王果于此即位吾以鉄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番漢諸臣于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群情允歸可以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為鎮州也于是舉哀成服既而

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絕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后殺酋長及諸將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勒兵北趨使麻答太宗從弟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畱之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及後宮宦官教坊人自隨 述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北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棄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之人也豈得立逆之子為帝乎發兵拒之帝遣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陣使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

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勲為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侮諸宰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亦數叛興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征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并后於懷密州去黃龍府西北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太后為帝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蕭翰矯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恒州時許王從益及王湫妃俱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為帝帥諸酋拜之湫妃泣曰吾母子卑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劉知遠仍出居私第漢主入洛陽汴

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遣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許王及王湫妃湫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畱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忘晉也

明年遼國改元天祿

天祿元年

北漢主隱帝承祐立乾祐元年

春正月漢主知遠更名暉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顧命曰承祐劣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磔死

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二月漢主第二子周王承祐立時年十

八是為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

怨恚不受命率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攻之不克未幾降漢

漢復其舊官使捍遼國時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駟其人棄城北

去方簡白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于是晉末州縣陷遼者

皆復為漢有矣麻荅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朝廷

徵漢官致辭爾帝鳩殺之 夏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

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地而泣自

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作樂而帳下伶人從官望見

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相遺 五月帝上陁取

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帝

有妻兄禪利奴聞晉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辭以幼後數日帝遣

騎取之以賜禪利奴 六月朔日食 陁北地兀高涼北人常

于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帝下陁晉太后自馳至霸

州謁帝求于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

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天祿二年北漢乾祐二年

春二月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焚骨為

灰南面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

至建州節度使趙元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

五十頃侯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寵姬趙氏聶氏而去夏四月太白晝見六月朔日食

冬十月遼攻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天祿三年北漢乾祐三年

秋八月晉李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必置汝疾亟謂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后諸子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冬十一月朔日食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帝下馬入民家為郭允明所弒郭威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

贇為王

高祖弟崇之子

十二月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

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

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皆呼萬歲推立為帝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將士勿有憂疑遷故主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為湘陰王

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

春正月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是歲弒漢湘陰王贇于宋州漢高祖之弟劉崇稱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元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心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

子劉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
援遼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使如北
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幣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
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冊禮遼帝大喜命燕王述軋冊命北漢主
為大漢神武皇帝更命旻妃為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衛融等
詣遼請謝且請兵 秋九月北漢主自團栢攻周遼帝欲引兵
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郡皆不欲南往遼帝強之行至
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溥僧等率兵作
亂弑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子述于南山諸大臣奉之以
攻述軋溥僧殺之并其旗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 世宗在
位凡五年廟號世宗葬瑩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
嗣運屬樂推兵威不戢關河流毒自謂荒淫無妨而不知諸
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不知蕭牆之釁啟三十餘年血
戰之基業而繼繼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五

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復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崩於藥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即位復以舛父事之請兵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應曆元年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遠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

將兵二萬擊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奮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遣兵與北漢兵夜遁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帝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應曆二年 周廣順二年

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

世宗之妻弟

許以內

附請降於周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遣攻冀州為周兵所

拒冬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禁之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矣

應曆三年

周廣順三年

春正月遣攻定州為周將楊宏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于

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于是築

社壇建太廟于大梁太祖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

王榮脩禮

晉王本姓柴氏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為子

是夜宿南郊幾不救夜半小

愈

應曆四年

周世宗榮立顯德元年

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園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薦晉王榮入侍屢戒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唯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帛衣斂以

瓦棺壙中毋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私催勿以煩民莖畢
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守視勿脩下宮置宮人作石羊
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命用紙衣冠
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我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
十一晉王榮立是為世宗二月北漢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
遼請共遣武定節度使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
三萬會遼師趨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夏五月周
帝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衮奔歸
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
兵退保忻口彥卿恃勇輕進為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

還晉陽

冬十一月北漢主崇祖承鈞告哀於遼遼册命為帝

其事遼上表稱男遣詔為兒皇帝

應曆五年

周顯德二年

春二月朔日食

應曆六年

周顯德三年

應曆七年

周顯德四年

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漢同攻周北漢遣李存瓌
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

敢遽與之絕贈勳甚厚

應曆八年

周顯德五年

夏五月朔日食

應曆九年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

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

易涿雄霸六州其尾橋關建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

津關建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趨幽

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為梁王時年七歲是月

帝崩年三十九謚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

于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殺之南唐夜宴

遣使于清風驛酒酣起出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

遼與唐絕

應曆十年

宋趙太祖即位建隆元年

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太祖事周為

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

祖為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

居西京夏五月朔日食

應曆十一年

宋建隆二年

應曆十二年

宋建隆三年

應曆十三年

宋太祖乾德改元

應曆十四年

宋乾德二年

應曆十五年

宋乾德三年

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應曆十六年 宋乾德四年

應曆十七年 宋乾德五年

春三月五星聚會 夏五月朔日食

應曆十八年 宋太祖開寶改元

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手承鈞養子

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承鈞為孝和皇帝 九月北漢主繼恩

自嗣位以來纔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弒弟繼元立亦承鈞養子改

元廣運 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救又遣將領

軍扼團栢谷為宋將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于同錨河北漢尋

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

潘鎮爭強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始之嗣後北漢南唐使

車狎至魏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帝氣體單弱惡

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為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

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帳

供奉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暑不廢馳驟萬幾事繁番漢諸

臣共泣之帝不以為意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

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畋不離此山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

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急緩不恤國

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忍猜忌左右小有過愆至于親手刃之數

年之間 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
恐其禍及曰捧食以進扶刃弑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十九年
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英睿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愒日禍敗淪亡而有餘
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英姿闕河拱手一何壯
也再傳之後世宗以毅色覆于前穆宗以荒淫履其轍介胄
脫諸房諱彙端生于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慾醉色其遊
敗敗亡之徒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韜抱于英靈者至
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也

契丹國志卷之六

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穆宗先為帳下所弑諸將
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
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燕燕為皇
后 先是火神沒弑逆之時述軌之害世宗併及于后渡求帝
殺之帝時九歲御厨尚食劉解里以糲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
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常不視朝改元保寧

保寧元年

宋太祖開寶元年

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卧牀榻拱手

而已

保寧二年

宋開寶二年

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

宋何繼筠敗於陽曲又為韓重贇擊破其眾於定州境

保寧三年

宋開寶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將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

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

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

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保寧四年

宋開寶四年

冬十月朔日食

保寧五年

宋開寶五年

秋九月朔日食

保寧六年

宋開寶六年

春正月周鄭王殂于房州謚曰恭帝

乾亨元年

宋開寶七年

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講

和全興以聞太祖許之

乾亨二年

宋開寶八年

春三月遣遣使聘宋

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

南指歷輿鬼距室躔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九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乾亨三年 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月改元太平興國元年

冬十月宋太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為太宗

乾亨四年 宋太平興國二年

夏四月宋葬太祖于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澈等往宋助葬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將用兵伐北漢北漢主宴倚道為援仲甫遲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趨行既至帝問曰聞中國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

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十二月朔日食

乾亨五年 宋太平興國三年

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道以數萬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 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 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

救兵至遂退師

乾亨六年 宋太平興國四年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置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歸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入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地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所逼進退無計反為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其後于越曰受命救燕薊今得之矣遂不復進 宋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法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遠 無至者遣使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鎮州為宋趙延進所敗 乾亨七年 宋太平興國五年

冬十一月遼發兵萬餘衆進攻閩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遁遂班

師

乾亨八年

宋太平興國六年

遠大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醫術針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勇疾病沉疴連年四時政遊間循故典體憊不能親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年不 燕燕皇后以女主臨朝蕭守國事一決于其手大誅罰大征討番漢諸臣集衆共與皇后裁決報知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

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乾亨九年 宋太平興國七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下三道入宋為其邊將所敗 冬

十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爰在弱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已
出不免北難之司祭則寘人聽命桀塗之手其得虛尊而擁

號幸矣

契丹國志卷之七

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為
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歸政於帝宋楊業之陷康保
裔王繼忠之敗與夫澶淵之役皆統和二十五年前事是時三
四大戰帝雖親履行陣力戰深入而太后寔未歸政也

統和元年 宋太平興國八年

帝即位復號大契丹 春二月朔日食

統和二年 宋太宗改元雍熙

統和三年 宋雍熙二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統和四年 宋雍熙三年

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遂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于許汝間時四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為碩副將何萬通為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糧食不繼退師至歧溝關北契丹大至追及宋師大敗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神惕隱領眾十萬餘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寰朔應四州命潘美楊業遷四州之民于許汝間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

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足數百人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于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其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冬十二月契丹曰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寧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延讓來禦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圍延讓數重無救全軍覆沒延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楊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駟深入祁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契丹攻代州為守臣張齊賢伏兵掩擊敗走

統和五年 宋雍熙四年

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
統和六年 宋太宗端拱改元

冬十一月契丹騎大至唐河北將攻宋為定州都部署李繼隆
與敗軍李繼忠拒戰敗績

統和七年 宋端拱二年

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

契丹攻威虜軍為宋尹繼倫李

繼隆敗于唐徐河間殺契丹將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

獲甚衆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

迴避黑面大王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統和八年 宋太宗淳化改元

春閏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女真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

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統和九年 宋淳化二年

統和十年 宋淳化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統和十一年 宋淳化四年

春三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統和十二年 宋淳化五年

冬十二月日食陰雲不見

統和十三年 宋太宗至道改元

春正月契丹自振武入攻為府州析御卿敗于子河以契丹兵死亡甚衆夏四月契丹攻雄州為守臣何承矩所敗

統和十四年 宋至道二年

統和十五年 宋至道三年

春三月宋太宗崩子真宗立

統和十六年 宋真宗咸平元年

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統和十七年 宋咸平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契丹入攻宋宋真宗親征次于澶

淵為知薊州張艾敗于城南次大名府為知府州析惟昌敗于

五合州

統和十八年 宋咸平三年

春正月宋真宗攻大名府 是年宋定州都部署范廷召自中

山來侵求援于高楊閔都部署彰國節度使康保裔即領兵赴

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與契丹師遇保裔選精銳

與廷召會日暮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知覺遲明契丹兵圍之

數重保裔凡戰數十合兵盡矢窮而死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淄

齊而歸

統和十九年 宋咸平四年

冬十月契丹攻宋為張斌敗于長城口尋又為李繼宣敗于山

谷中

統和二十年 宋咸平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一年 宋咸平六年

春三月契丹攻宋定宋二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鎮州桑贊高楊
閔周瑩逆戰于望都縣翼日至縣南六里副部署王繼忠率麾
下死戰繼忠素銜服契丹識之圍數十里且戰且行傍西山而
北至白城繼忠為契丹所擒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井鬼

統和二十二年 宋真宗景德改元

春三月契丹侵宋為魏能敗于長城口 秋閏月帝同母蕭太

后大舉攻邊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前鋒為魏行
敗又攻北平寨為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蕭
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陣于唐河拒之契丹兵
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嵐岢軍為守臣賈宗擊走 冬十月攻
瀛州為守臣李延渥敗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
丹往宋議和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使軍前定約 先是望都
戰時契丹獲去王繼忠後稍親用授之以官繼忠乘間言和好
之利時太后年老意頗厭兵雖大舉深入亦納其說復興小校
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宋莫州部署石晉奏語宋朝
真宗遂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至是始遣曹利用

來契丹自瀛州率衆三十萬復欲乘虛抵貝薊天雄宋之天雄軍聞契丹師將至閭城皇遽伏發天雄兵不能進退得還者什僅三四契丹師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胡福等死者十四人契丹既陷德清率衆抵澶州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皆整軍成列出禦統軍順國王撻覽為床子弩所傷中額而殞契丹師大挫退不敢動十一月宋真宗親駕澶淵是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閩南為請宋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寔念河北居民重有勞擾歲以重幣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

茲事而已利用一再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契丹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賁國書與姚柬之俱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邊矣宋真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搥築輦夫背令亟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約而還兩議既定尋即退師十二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三年 宋景德二年

春二月宋遣孫僅使契丹賀母生辰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統和二十四年 宋景德三年

統和二十五年 宋景德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

統和二十六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改元

統和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統和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糴宋詔雄州出粟二萬石以賤價賑

之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敗

統和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統和三十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秋八月朔日食

開泰元年 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

是年契丹以幽州為析津府 冬十二月朔日食

開泰二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開泰三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開泰四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

開泰五年

宋真宗天禧改元

開泰六年

宋天禧二年

夏六月彗出北斗

開泰七年

宋天禧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

開泰八年

宋天禧四年

開泰九年

宋天禧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太平元年

開泰盡九年改元太平
宋真宗改元乾興

春二月宋真宗崩子仁宗立

太平二年

宋仁宗天聖元年

太平三年

宋天聖二年

太平四年

宋天聖三年

太平五年

宋天聖四年

冬十月朔日食

太平六年

宋天聖五年

冬十二月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為戲道輔色怫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令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知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曰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太平七年 宋天聖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有星大如斗聲似雷自北流于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雲

太平八年 宋天聖七年

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可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亦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太平九年 宋天聖八年

太平十年 宋天聖九年

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語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與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畋左右狎邪與帝為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諛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帝每承順畧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服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詔番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諸道貢進珍竒一無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

番漢群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丞相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侯之幸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運私事之是時太后年方三十諸子尚幼無親援雄傑角立帝登大寶皆隆運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沒帝為制服其始終眷遇如此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絕遊畋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以一箭貫三鹿為賦題附馬劉三叔獻射三鹿頌至于釋道二教皆洞悉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微承平日久

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晝夕復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起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以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為會時謂之迎駕盡歡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柔諸番咸有恩信脩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撿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夸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發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日月其賜賫物則密令體探宋真宗上仙葶貽廓報哀入境幽州急遞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曰謂宰相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

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遐昇兄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時也曰又泣復曰吾聞姪帝即仁宗年尚幼必不知兄皇

分義恐為臣下所間與吾違拗矣後貽廓至闡達宋帝聖意喜

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呂德懋曰晉高

祖承嗣聖太宗也駉爺爺爺爺翁呼也之力深矣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

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于南

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人使往來名傳南朝又詔燕京憫忠

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

作樂後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轉充色長曰取

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真宗諱曰怒曰汝充教

坊首領豈不知吾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

犯真宗諱勅更名圓融尋下令國中一應内外文武官僚僧道

軍人百姓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詔漢兒公事皆須體問

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餘事皆此類也

末年染消渴病多忌諱稱說死亡之人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

得言之病亟乃譯召東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

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囑之又囑子

宗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

切毋殺之夏六月三日崩于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

帳年六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

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論曰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冲母后侵政事歸當歸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其母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始終如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契丹國志卷之八

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諱宗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于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為皇太子聖宗崩明年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嫡母齊天皇后主之

太平十一年 宋天聖十年

是年六月帝即位尊所生母順聖元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為齊天皇后齊天后平州節度使蕭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尤謹承天以隆運故深愛之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官闡司補官屬

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今帝也次曰達娒李又生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徒古撤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屢言其事聖宗不信又為卷書投之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聖宗遺命以齊天為皇太后順聖為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帝曰齊天后與帝四十年夫妻先帝遺詔立為太后今既不立何忍殺之法天復問于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之必為後患帝曰齊天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中有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

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

法天后專制其國多殺功臣

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使蕭氏為團練防禦觀察使者至

四十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為蕭氏奴

帝以上尊酒銀帶

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于帝帝曰我貴為天子

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景福元年

宋仁宗明道元年

重熙元年

宋明道二年

春二月有星孛于東北角光芒長二丈餘

夏六月朔日食

重熙二年

宋仁宗景祐改元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寸濶五寸十二日而沒 是歲帝
耶律孫謀率兵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塚
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
繼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番漢使臣僚 每歲宋朝自
聖宗太平四年遣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
不復別遣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重熙三年

宋景祐二年

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洒掃
人只空山中一孤塚惻然而泣曰吾早知今日汝不至于此也
左右皆沾涕曰詔上京留守耶律費寧益鉄使郎元化等于祖

州北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太后園陵

重熙四年

宋景祐三年

重熙五年

宋景祐四年

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
出畢宿下

重熙六年

宋仁宗寶元改元

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重熙七年

宋寶元二年

重熙八年

宋仁宗康定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

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復迎之且以覲宋朝歲聘之利皆不從因命僧建佛事帝講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法天后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正常相去數十里陰為之備是歲太后始遣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迪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

重熙九年

宋仁宗慶曆改元

重熙十年

宋慶曆二年

春二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宋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略曰李元昊于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

報况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隳脩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地見歸敝國共康黎元初有琢州進士梁濟世常主文書于帳下一

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將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為回謝使西上閣門張茂寔副之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僭嚮議封除已嘗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愆溢當致繕防閔集兵夫蓋邊臣職彼此何疑遽具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垂好繼四

十年一旦忽來割地之請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意將何為群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為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歸獨克所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

兵設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未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藉舊特補其闕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耳朕不欲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為此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

寔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哉遼帝
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歲若歲
幣之為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為
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并以誓書來弼
歸復命 秋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寔齎書至契丹書曰來
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緡二十萬疋銀十萬
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于茲閩南縣邑本朝傳
守已久俱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
靈在天願茲纂成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
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

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一字我
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
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而用兵則南兵敵國當
以曲直為勝負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
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
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
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矣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
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為獻納弼歸奏曰臣以死拒
之可勿許其無能為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報
以動宋朝宋方因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勒

碑記擢劉六符為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后專制不滿四
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常與教
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於其家至拜其父母變
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歡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
三公三司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皆化之多捨男女
為僧尼如王經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之中曾遇帝于微行後
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不依常格徑與躡升如刺昌昌
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勲烈拔居將相
位至公卿爵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
進諫于帝曰罰當罪賞當功乃邦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

歎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
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勲可陟宜序進之帝怫然怒曰
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懼自是欲有
遷除必先厚賂貴臣以絕其言

重熙十一年 宋慶曆三年

夏五月朔日食

重熙十二年 宋慶曆四年

秋契丹遣使往宋告伐西夏元昊宋遣余靖充報使止之

重熙十三年 宋慶曆五年

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

國王樂那王宗德進封幽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
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重熙十四年 宋慶曆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
隱然有聲

重熙十五年 宋慶曆七年

東京留守耶律忽禮叛入高麗命將軍蕭迪誅之 帝常夜宴
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
蕭孝穆曰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擊孝穆敗面曰我
尚為之汝女何人耶 帝善丹青常以所畫鵝鴈贈宋朝點綴

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當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朝餽遺百四
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同山積也

重熙十六年 宋慶曆八年

重熙十七年 宋仁宗皇祐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彗出虛 其東方指西南歷紫微垣至

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沒

重熙十八年 宋皇祐二年

重熙十九年 宋皇祐三年

重熙二十年 宋皇祐四年

重熙二十一年 宋皇祐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二年 宋仁宗致和改元

夏四月朔日食

重熙二十三年 宋致和二年

夏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獻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薦兄弟之情 秋八月國主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 謚曰文成皇帝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宋著作佐郎劉義叟曰興宗其死乎至是果驗

論曰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如山而如阜矣四時遊畋曰避暑曰釣魚各

各定制而狼心虺性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清淨也而責任縈之伶人樂工固優雜也而帷箔蕩情循同光故轍而廢之二十餘年間亦幸其無事不爾殆哉

契丹國志卷之九

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即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為清寧元年

清寧二年 宋仁宗嘉祐改元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朔日食

清寧三年 宋嘉祐二年

是歲祖母法天皇太后蕭氏卒帝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東門幄殿百官各進奉慰輟視朝七日

清寧四年 宋嘉祐三年

秋八月朔日食

清寧五年 宋嘉祐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宋以周恭帝子為崇義公給田千頃

令奉周祀

清寧六年 宋嘉祐五年

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清寧七年 宋嘉祐六年

夏六月朔日食四分

清寧八年 宋嘉祐七年

清寧九年 宋嘉祐八年

春三月宋仁宗崩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子英宗立 契丹

遣使詣宋祭大行于皇儀殿遂見嗣帝英宗于東廂嗣帝痛哭

久之 先是蕭后既卒魯王宗元 聖宗 怙寵驕恣與其相某謀

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從帝獵于涼淀帝讓宗元先行宗

元不可帝乃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

射帝傷臂又傷乘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帝使乘已坐馬殿前

撿點蕭福美引兵遮帝與洪孝戰射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

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

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

兵拒焉會使者以金牌遂擒耶律明帝尋亦至陳王蕭孝先等

皆坐誅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
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清寧十年宋英宗治平元年

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陳顓詢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右監御大夫權御史中丞為
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
夕宮人理衣衾朔望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
與祖宗則然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
事天與祖宗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先是重
熙中興宗以其父聖宗及已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真宗仁宗聖

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宋朝許之會興宗
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脩撰胡宿為回謝使李緩赴之且
許以御容約曰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咸雍元年

宋治平二年

咸雍二年

宋治平三年

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於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
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於畢如月至五日沒 秋
九月朔日食 是歲契丹復改號大遼

咸雍三年

宋治平四年

春正月宋英宗崩年三十八皇子神宗立

咸雍四年 宋神宗熙寧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咸雍五年 宋熙寧二年

秋七月朔日食

咸雍六年 宋熙寧三年

咸雍七年 宋熙寧四年

咸雍八年 宋熙寧五年

咸雍九年 宋熙寧六年

夏四月朔日食

咸雍十年 宋熙寧七年

春三月遣使蕭扈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畧言河東路沿邊增脩成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徹別六界至等事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脩已十三年即非剏作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脩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剏蓋樓宇箭窗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徇情誠有侵踰何吝改正 秋九月遣使蕭素再詣宋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議于代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及劉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咸雍十一年 宋熙寧八年

春三月遼復遣蕭禧賫國書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為言宋命沈括為報使詣遼回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界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冬十月彗出軫

咸雍十二年 宋熙寧九年

咸雍十三年 宋熙寧十年

咸雍十四年 宋神宗元豐改元

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似雷其光燭地 咸雍十五年 宋元豐二年

咸雍十六年 宋元豐三年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月朔日食

咸雍十七年 宋元豐四年

咸雍十八年 宋元豐五年

夏六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咸雍十九年 宋元豐六年

秋九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年 宋元豐七年

咸雍二十一年 宋元豐八年

宋神宗崩年三十八皇子哲宗立

咸雍二十二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夏六月有星如爪出文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咸雍二十三年 宋元祐二年

咸雍二十四年 宋元祐三年

咸雍二十五年 宋元祐四年

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咸雍二十六年 宋元祐五年

咸雍二十七年 宋元祐六年

夏五月朔日食

咸雍二十八年 宋元祐七年

咸雍二十九年 宋元祐八年

咸雍三十年 宋哲宗紹聖改元

春三月朔日當食雲霧不辨

壽昌元年 宋紹聖二年

壽昌二年 宋紹聖三年

是歲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善騎射豪俠不羈常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東西郡間其飲食用度強取辦于富民一日獲罪遼國捕之甚峻即嘯聚為盜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真界就結楊割大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具以聞

北樞密院等降宣劄子付楊割一面圍 楊割遷延數日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遣紹云已誅絕矣 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遼不得已返進 楊割父子宫爵自是楊割父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恃有功于 遼陰懷異志吞併旁近部族或誣以請劍叛亡或詐云盜藏牛 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 馬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壽昌三年

宋紹聖四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 三夕長丈餘掃巴星

壽昌四年

宋哲宗元符改元

壽昌五年

宋元符二年

春三月帝命蕭德崇賞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北朝皇帝告 於南朝皇帝西夏早休得即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 須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云粵惟夏臺宴乃 藩輔累承尚主疊受王封近年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 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 解和蓋遼之于宋情重祖孫夏之于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于 保合豈知一失于綏存而况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被聞皆為 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倘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

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
全雖于北常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寔久變
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
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必宜討除聊飭邊
防稍脩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駐謁國之
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
歸更為詭誕之辭往求救援之力狡獪之甚于此可知采聽之
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阻却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
幣禮雖形其厚意事實異于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
誓殊不相闕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

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于一舉誠無益于兩朝祖
宗之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縟辭有所未
喻輒違先旨諒不在茲 又回白劄子略云夏國犯順罪惡如
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曆皇祐間興宗屢致書仁祖至有孰料
兇頑終合蕩平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勸和情義兼至方夏
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脩貢
則欲當朝勿賜允從迹來兩朝歡好勝于前日乃以夏人窮蹙
之故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
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向所立誓約
聞達 帝詔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乞于國書內增休退兵

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壽昌六年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年二十五皇弟徽宗立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遼帝大慚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

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止之

帝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曰天福皇帝 帝聰明睿達

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常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耶

又諱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帝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

法故謂之夷吾邦脩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先是帝之末年女真大酋阿骨打來朝以悟室自隨遼之貴人

與為隻陸戲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

刺之悟室從旁救止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以其柄戕其胷不

死帝大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

不可殺也侍臣又諫曰王衍縱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赦祿山

終傾唐室阿骨打朔北小夷今乃敢陵轢貴臣肆其無君之心

此其不追將貽邊患帝不從 女真之種有生熟之分居混同

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阿骨打所居乃江之北謂之生女真亦

臣於遠方遠之盛歲遣使者稱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真國

遇夕必欲美姬艷女薦之枕席女真舊例率輪中下戶作待國使處以未出嫁室女待之或有盛色而適人者逼而取之甚至近貴閥閱高門者亦恣其醜汚屏息不敢言其後承平日久需求無厭酷喜海東青海東之飛禽遣使徵求絡繹于道加以使人縱暴多方貪婪女真浸忿之然苦無戰甲至壽昌二年國舅蕭解里叛于女真始得甲五百副女真大喜賞為阿盧里移賚自後於海濱王之時興師謀叛纔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累戰累勝器甲益備而女真始強不可禦矣

論曰政出房闈則龍豨改當璧之命權歸悍妒則衽席痛匹嫡之危道宗越自儲宮遂登旒宸雖擅屋之未更亦寶曆之

有在觀夫孽后可為寒心卒之驕矜產禍盤維就戮亦痛矣然寬仁懷遠之方卒不料後來亂亡之禍而二百餘年之基業一阿骨打得以敗之豈其疑似無辜之戮不肯受寡恩之名而勒與祿山之禍帝自貽憂於子孫歟可為長歎息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乾統元年 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

春正月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赤氣起其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乾統二年 宋徽宗崇寧改元

乾統三年 宋崇寧二年

乾統四年 宋崇寧三年

乾統五年 宋崇寧四年

夏四月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
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 五月宋遣龍圖閣直學士
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白夏人數寇侵邊朝廷興師
問罪以北朝累遣諱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
使賀中天節又築席經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
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為愕然 秋八月天祚
以林攄來使而失情遣使復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
對敏博議皆如約

乾統六年 宋崇寧五年

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三月遼復遣泛海使同平章事

蕭保先牛温舒詣宋為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

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乾統七年 宋徽宗大觀改元

冬十月朔日食

乾統八年 宋大觀二年

乾統九年 宋大觀三年

乾統十年 宋大觀四年

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 宋徽宗政和改元

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材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賞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之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携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於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天慶二年 宋政和二年

春天祚如涇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

第歌舞為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即有異志叢爾小國何能為 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買和粘罕胡捨鞏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阿骨打善作鹿鳴呼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 阿骨打會釣魚而歸薺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隣近諸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愬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

咸州詳穩司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疾不至
天慶三年 宋政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 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
民驚駭明日引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跪問于
聽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伏一夕領從騎歸遣人
持伏赴詳穩司云曰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
次申北樞密院遠國亦無如之何

天慶四年

宋政和四年

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捨為謀主銀木割移烈委
宿閣母等為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兵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

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

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應寧江援

九月遼兵遇女真於

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亡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
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

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刑賞僭濫禽色俱荒女真
與東北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
海東青小而狡健能擒鷲鷲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
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
即位責貢尤苛及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
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

先是有摧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阿為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射虎聞攻陷寧江州輒不行 冬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侯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運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兵皆願從軍冀賞徃徃將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為女真所

得 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運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嗣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

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課人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斯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相才器甲聽其自便人人就易鎗刀毡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離朶凍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路都統耶律寧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漫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侯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獨凍流河一道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却

各退保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孩貫之槩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內界熟戶女真亦為阿骨打併吞分揀強壯人馬克軍遂有鐵騎萬餘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番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闌而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為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

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各無鬪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輒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曰此也

天慶五年 宋政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路為正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埜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

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為不祥天祚問民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 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憇粘罕

兀术偽請而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寔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輩起共蓋苦遠國殘虐今吾為汝輩請降庶幾紓禍乃反欲盡行剪除為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為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 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于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

天祚急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 冬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追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遍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眾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叔所獲輜重馬牛而已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眾謀曰天祚失道皇孫燕王淳乃道宗洪基之子俗呼為燕王宴封為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

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兵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賫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馬為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奸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小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眾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眾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

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
並斬以殉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為婢餘得脫者奔女真
章奴偽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至泰州為識者所獲以
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初
章奴之敗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
軍同謀遂以聞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諱詣漢軍營
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苦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
不必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五日復遣使督令進
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
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雲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

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甸再降旨若護駕起
離日依上推賞是歲宋遣邏選侯益等詣遼克賀生辰及正
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刀踰
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紹云外軍變請為備蕭保先纔出
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剴明聞
亂作權行畱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
搜索元作亂渤海人數十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
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

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_{清臣}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 高永昌自殺 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庶幾効命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各備御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

保先

奉先堂弟

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東京

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 夏

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脩遼河三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千餘疑其守兵以精兵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遺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盡決策破城越三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鉄騎五百突出其旁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飢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 初七日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得入城老幼皆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齊方議

正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
狀遼國宰相張琳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于義即
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
檄不為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
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
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掠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
子弟等并官屬絕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入殘兵
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
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
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有以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

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
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
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
等第進獻武勇二千人如董厖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脚車
三千乘整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武勇軍
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個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
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
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
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奔唐道為張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未行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

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下不能上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面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都副之太常袞耶律帝哩姑濠懿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回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為樞密使蕭查判同知樞密院使間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個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瞋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

女真遠近傳為咲端有人聞于天祚天祚亦咲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判授南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溫左公弓代之至于國亡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訥波孛堇以騎三千追及于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軍兒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揮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十人數路人殆盡遼不能制之

天慶七年

宋政和七年

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冬十月至陰涼河聞燕京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翰一面招

安 初燕京有八營兵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謂之前宜營
再募者謂之後宜營前錦後錦亦然有乾營顯營乾顯大營巖
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疾藜山遂
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
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
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衆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
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已過遼河
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於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
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郭藥師同
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真弱奏其事

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
講續舊好

天慶八年

宋徽宗重和改元
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于徽州之東未陣而潰

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
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遠兵輒敗是夕赤氣若火光自東
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為凶兆皆無鬪志燕王與麾下
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于是女真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
迎降搗勞而過女真焚掠而去所經盛懿濠衛四州皆降搗勞
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于顯州怨軍大敗女真以為

疫破乾顯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
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駁馬二
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為脩常謂左右若女真兵來吾有日行五
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是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
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且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之亡矣
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
真熱劫新州以歸即以威德可加彼何能為復自縱肆 五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
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
倉依祖宗法制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

無慮三五百十萬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
長春遼東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
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
骨打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
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冊封 八
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冊封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
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
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正
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二路九也送還女真阿
鶻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

惠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
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
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
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略曰眷惟肅慎之區寔介
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市中嶽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胤
碧雲袤野固須挺乎渠材皓雪飛霜疇不雄于絕駕章封屢報
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
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
式孚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為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
自十月發行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

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
非美意彤弓象輅亦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蕭習烈歸易
其文隨答曰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
等面折以為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
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冊
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
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
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心無味難成靈氣天孫歸野語味香不特

天孫歸野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國皇帝又明已語其先令起下至軍伍不有非野意

大業亦亦時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其神韻亦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其神韻亦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其神韻亦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其神韻亦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其神韻亦不語其神韻亦不似前代又入之簡上意



